

1919, 西伯利亚, 爱情+欲望+战争……

蚀爱

(英国) 詹姆斯·米克◎著

James Meek

贝小戎◎译

THE PEOPLE'S ACT OF LOVE

译林出版社

THE
PEOPLE'S ACT OF
LOVE

蚀爱

(英国) 詹姆斯·米克◎著
James Meek

贝小戎◎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蚀爱 / (英) 米克 (Meek, J.) 著; 贝小戎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9

书名原文: The people's act of love

ISBN 978-7-5447-4775-2

I. ① 蚀… II. ① 米… ② 贝… III. ①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7988 号

THE PEOPLE'S ACT OF LOVE by James Meek

Copyright © 2005 by James Meek

Copyright licensed by Canongate Books Ltd.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1-327 号



书 名 蚀 爱

作 者 [英国] 詹姆斯·米克

译 者 贝小戎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何 婷

原文出版 Canongate Books, 2006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21

字 数 263千字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775-2

定 价 36.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一 萨马林 / 1
- 二 理发师和采浆果的人 / 12
- 三 穆茨 / 30
- 四 巴拉绍夫 / 43
- 五 犯人 / 50
- 六 安娜·彼得罗芙娜 / 61
- 七 寡妇 / 89
- 八 丈夫 / 97
- 九 马图拉 / 124
- 十 审判 / 139
- 十一 河流 / 150
- 十二 白园 / 156
- 十三 田野 / 176
- 十四 军团 / 186
- 十五 进门 / 195
- 十六 出门 / 200
- 十七 动机 / 210
- 十八 恶魔 / 215

十九	唱歌	/ 222
二十	红军	/ 228
二十一	食人者	/ 239
二十二	在黑暗的天堂	/ 245
二十三	面临枪决的穆茨	/ 252
二十四	火车头	/ 270
二十五	负重的本质	/ 278
二十六	宣言	/ 285
二十七	萨马林的请求	/ 298
二十八	绊倒魔鬼	/ 305
二十九	当作礼物的马	/ 310
三十	在三界之中	/ 317
	致谢和注释	/ 327

一 萨马林

基里尔·伊万诺维奇·萨马林十二岁的时候要求他叔叔允许他改掉他的中名——那时的他还不能从女孩书包里散发出的教材和古龙水的味道中清晰地闻出炸药的味道。他不想叫“伊万诺维奇”了。他爸爸给了他“伊万”这个父名，而他爸爸在他两岁的时候就紧随他母亲去世了，打那以后他就跟叔叔住在一起。他叔叔叫帕维尔，为什么他不能叫基里尔·帕维尔维奇？他叔叔对他说，他不能改，规矩就是这样，死去的父亲有他的权利，需要得到尊重。男孩气得一声不吭，双唇紧咬，转过脸去，用鼻子大声地呼吸。叔叔很熟悉他这套动作。每隔几个月叔叔就会看到一次——当一个朋友使他沮丧，当他被命令关掉阅读灯去睡觉，或当他试图阻止他叔叔惩罚仆人时，他就会那样。

男孩接下来的做法就不同寻常了。他看着他的监护人，咧着嘴，笑了出来。男孩那注视着他叔叔的深棕色眼睛，以及他的笑声——还不是男人的笑声，他还没有变声，但也不是孩子的笑声——这些都令人感到不安。男孩说：“帕维尔叔叔，从现在起直到我可以选择我自己的名字，你就叫我萨马林行吗？”

从此这个十二岁的孩子开始只被用姓来称呼，至少在家时是这样，好像他是住在军营里。帕维尔很喜欢他侄子，尽可能地溺爱他，虽然对此萨马林不怎么买账。

萨马林的叔叔自己没孩子，在女士面前非常害羞，以至于女人搞不清他是否喜欢她们。他有一点说得出口的地位，而且很有钱。他是一位建筑师和搭建商，是那种仿佛受到魔力保护的人，因为

他们有实际的用处，所以赞助他们的掌权者的势利、腐败和愚蠢都影响不到他们。随着萨马林一天天长大，位于伏尔加河畔的彩虹镇的居民不再把他看成一个不幸的孤儿，开始把他称做幸运儿。

萨马林的叔叔对政治不感兴趣，这并没有损害他在保守派士绅中的名声。他家里没有喜欢纸上谈兵的自由派人士举行聚会，他不订阅圣彼得堡的杂志，并拒绝加入改革派群体。改革派却依然反复要求他加入。他并非一直远离所有的运动。在1874年那个疯狂的夏天，早在萨马林出生之前，他叔叔就跟其他学生像传教士一样，去村子里劝说农民发起暴动。农民们不知学生们在说些什么，怀疑他们遭到了愚弄，吵吵嚷嚷、推推搡搡地要求他们离开。萨马林的叔叔幸运地流亡到了西伯利亚。他再也没有寻回他失去的自豪。每个月他会给他那时遇到的一个姑娘写一封长信，她现在住在芬兰，但就在寄出去之前，他会把信烧掉。

看上去萨马林在政治上跟他叔叔很相像，虽然在跟女性打交道时不一样。读完中学后他上了当地的大学，入读工程专业，没有参加任何辩论俱乐部、讨论组或由激进学生构成的半地下马克思主义组织。他也不喜欢跟那些好斗的反犹分子一起操练或交往，那些人经常在大学台阶上游荡，呆头呆脑地凝视着小贩兜售的小册子上鹰钩鼻子、吸血的犹太人漫画像。他广泛阅读，他叔叔会给他买所有他想看的书，各种语种的；他还经常去跳舞。快二十岁的时候，他去圣彼得堡度了一个很长的暑假。当一个朋友问起他旅行箱上德语、法语和英语的行李标签时，他笑着说，购买那些标签比真的去国外旅行要便宜得多。他有很多朋友，或者说很多同学都把他当成朋友，但是如果他们停下来想一想，大多数人和他相处的时间甚至不超过五指之数。女士们喜欢他是因为他的舞跳得好，当手边有酒的时候，他不会拼命把自己灌醉，当她们说话的时候，他会真的很感兴趣地聆听。他能够全神贯注于一位女士，这样不仅会在谈话时让她很开心，而且会让她事后感到他

们在一起的时间——虽然通常都很短，但不管有多短——都是从很珍贵的库存里调出来献给她的，这些时间萨马林本可以用于继续一项伟大的任务。没人知道这个伟大的任务究竟是什么，这反而让这种感觉变得更强烈。此外，他衣着体面，是一个大庄园的继承人，他很聪明，他的一切：他的风趣，他的健壮，甚至他的外表——高大，有点瘦削，浓密的、长及衣领的棕色头发，在平静孤高和突然机警专注之间转换的眼神——都表明：为了不给身边的平凡人增加压力，他一直掩饰着自己的真实面目。

有传言说萨马林完全不是这样的人，但人们对这样的传言很不耐烦，不是因为他们认为造谣者是出于嫉妒，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诽谤不足挂齿。它们被当做报纸上的一小段奇闻，发生在跟彩虹镇类似的某个外省小镇。人们读得津津有味，但并不信以为真，更不用说做出反应了。有传言说，有人看到萨马林十五岁的时候，跟他叔叔走在路上，萨马林说个不停，还做着手势，好像在解释什么，头发灰白的叔叔一边默默地听着，一边点头，双手放在背后，几乎是满怀敬意。那阵子，乡间非常动荡。庄园主的房子被愤怒的农民给烧掉了，之所以愤怒，是因为四十年前作为农奴被解放后，他们现在仍被地主追讨补偿金。萨马林的叔叔受命监督庄园的重建。他带着萨马林去房子被烧掉的上等人家里拜访。一位目击者说——只有他跟其他人的说法不一致——他听到叔侄二人拜访了一个最低级的、已经一无所有的贵族人家之后，一直在笑话这家人。这位目击者说：“我听到那个男孩先笑的，然后叔叔也笑了起来！”

1910年，二十一岁的萨马林开始跟班上的一个同学、大学校长的女儿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奥尔洛娃（小名卡佳）谈起了恋爱。他们一起散步，一起在派对的角落里交谈，一起跳舞。早春的一天，卡佳的父亲命令他们终止这种关系。他说在他向毕

业班的学生发表年度讲话时萨马林羞辱了他。当女孩的父亲奥尔洛夫谈到这批学生很幸运地成为了富裕、开明、民主的俄国的孩子时，萨马林开始发笑，“不是窃笑，或低声地笑，而是大笑，狂笑，就像我们的学术园地里的一头野兽。”

假期里，奥尔洛夫带他女儿去一位大学赞助商的乡间别墅度假。萨马林发现一位同学要去那幢别墅见卡佳，把他写的诗读给她听。他说服那位同学，同意他俩一起走到别墅的大门口。萨马林提醒他说，卡佳喜欢男生穿浅色的衣服。萨马林骑着一辆自行车，那位同学骑马，两个人刚出发不久就发生了意外。就在他们经过一片又深又湿的泥地时，那匹平时挺驯服的马将那位诗人掀翻在地。诗人的白色外套和米色英国雨衣沾上了一层泥，还摔伤了脚踝。萨马林提出由自己把诗送到别墅去，然后再安全护送诗人回家，诗人同意了。他们就分别了。

在离别墅不到一英里的时候，萨马林下车，一手推着自行车，一手拿着那位同学的诗歌。诗句受到了亚历山大·勃洛克^①早期作品的强烈影响，“月亮”、“黑暗”、“爱”、“血”这样的词频繁出现。通读之后，萨马林停下来，把纸撕成八个整齐的方块，丢进了路边的水沟里。没有一丝风，纸片在冰雪融化而成的水上飘散开来。

一个看门人站在别墅大门口。学生对他来说长得都差不多，当萨马林介绍说他是那个诗人时，他没想到这个年轻人可能是在撒谎。萨马林问他能不能在别墅的池塘边见卡佳，看门人就去喊她了。萨马林推着自行车向屋顶凹陷、腐朽、爬满绿色苔藓的别墅走去，将自行车靠在一棵树上，坐在了一片干燥的台阶上。他抽了几支烟，看一只蜗牛在他的靴尖上爬来爬去，把手插进一丛荨麻中直到感到刺痛。太阳出来了。卡佳穿过湿湿

① 亚历山大·勃洛克（1880—1921），俄国诗人和戏剧家，为俄国象征主义流派的领军人物。

的没有修剪过的草地，她穿着一件长长的棕色上衣，戴着一顶宽边帽子。看到萨马林之后她微笑着弯下腰从地上拽起什么。当她坐在他身边时，她手里拿着一把雪花莲。萨马林跟她讲了诗人的遭遇。

卡佳说：“我不该见你。”

萨马林说：“他把他的诗交给了我，我弄丢了。那些诗很烂。我带了别的读给你听。想抽支烟吗？”

卡佳摇了摇头。“你现在写诗吗？”她问。

“这个不是我写的，”他一边说，一边从夹克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卷起来的小册子，“这也不是诗。我想你会感兴趣。我听说你想做一名恐怖分子。”

卡佳往前倾了一下身子，笑了出来。“基里尔·伊万诺维奇！你说的什么蠢话，”她的牙齿无比玲珑、整齐，“老是开玩笑。”

“恐怖分子，听起来如何？你要习惯这个词：恐怖分子。”

“严肃点！严肃点。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一个关于政治的词？你比谁都清楚我是一个多么肤浅的人。恐怖，我根本不会说这个词。除非你指的是在新年的时候，我在那个在冰上捕鱼的人背后放鞭炮。我已经过了那个年龄了。现在我是一个淑女了。时尚，问我关于时尚的问题！你喜欢这件大衣吗？爸爸在彼得堡给我买的。很好看，不是吗？够了，就这样。”卡佳把花放在他们两人之间的台阶上，花枝都被她手心压断了。她把手放在膝上：“毫无疑问，如果你要取笑我，爸爸就不想让你见我。好吧，读，继续。”

萨马林打开小册子，开始朗读。他读了很长一段。起初，卡佳惊奇地看着他，表情就像听见某人大声地说出其埋藏得最深的想法，又像是听见某人在求爱期间过早地向对方提出了亲热要求。但不久，卡佳眯起蓝色的眼睛，最后一块潮红从她光滑洁白的脸上褪去。她转过身子，摘下帽子，抚弄前额上闪亮的几绺金发，取出一支烟，弓着背伏在她的前臂上抽起来。

萨马林读道：“从本质上说，真正的革命不会给浪漫主义、多愁善感、欢喜和热情留下任何空间，也无处容纳个人的仇恨和报复。革命的激情会带来一种精神上的习惯，它必须时刻跟冷酷的计算相结合。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受个人爱好的驱使，而要受革命指定的共同利益的驱使。”

“听听这段，卡佳：当有同志陷入麻烦，在决定要不要营救他时，革命者要考虑的不是个人感情，而是革命事业的利益。因此必须比较这位同志的用处与营救他需要花费的革命资源的数量，确定哪一头更重。”

“这个奇怪的文件跟我有什么关系？”卡佳说。

“有传言说，有一个计划交付给了你一颗炸弹和一个目标。”

“你应该关心你自己的事。”卡佳说。

“别接受它。我相信他们是为了利用你，认为你是一个微小的损失。”

卡佳发出了一声短暂、微弱的笑声。“接着读。”她说。

萨马林读道：“革命者积极进入到国家……”

正吹出一缕烟、看向远方的卡佳打断了他：“革命者积极进入到国家、阶级和所谓文化的世界，并生活于其中，完全是因为他相信革命的速度和彻底的破坏性。”她背诵道，“如果他可怜谁，他就不是一个革命者。如果有能力，他必须面对某个地方、某种关系或某个人的消逝——所有事物、所有人都必须同样地令他感到憎恶。如果他下不了手，他就不是革命者。得啦。如果你在为警察干活，你可以报警了。”

“我没在为警察干活。”萨马林说。他合上小册子，用它拍了拍膝盖：“我本可以把它跟那首诗一起丢掉，不是吗？你背得出革命者问答手册，这很聪明。”他低下头，嘴角动了动，想挤出笑容，但没笑出来，结果弄成了一个鬼脸。卡佳将烟头丢进草丛中，身子前倾，想看明白他脸上那充满疑虑的表情，那是一种她从来

没见过的表情。萨马林把头稍稍转了开去，卡佳跟着他扭转身子，一时间卡佳呼出的空气都吹到了萨马林的面颊上，随后他挺直身子，看着四周。卡佳嘴巴深处发出了一些声响，表示蔑视、开心和有所发现。她把手放在他的肩上，他转过头，几乎紧贴着看向她的眼睛。二人是如此的接近，以至于他们都能够说清楚他们盯着的是对方虹膜中的细丝，还是对方瞳孔中的黑孔，并琢磨它们的作用。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卡佳说，“但我觉得这次我看到的是真正的你。”她的声音近在耳边，不是低声耳语，而是慵懒的、有气无力的喃喃，嘶哑的嘀咕。萨马林用一根手指摸着她上嘴唇上几乎看不见的绒毛。

“为什么如此不可忍受？”萨马林说。

“什么？”卡佳说。

“无法忍受看正在看着你的人的眼睛。”

“如果你觉得不可忍受。”卡佳说，“就不要忍着。”

“我不会忍的。”萨马林说。他将他的嘴唇贴向她的嘴唇。他们闭上了眼睛，拥抱着对方。就像一场佯攻，在他们吻得越来越热烈的时候，他们的双手端庄地穿越对方的背部。就在处于激情的边缘、处于牙齿和血的边缘时，他们听到远处传来一声大喝，卡佳将萨马林推开，坐下来看着对方，大口地呼吸，有些闷闷不乐，就像鸦片吸食者坐在被他们吵嘴时打翻的鸦片酊旁边。

“你得走了。”卡佳说，她冲着小册子点头示意，“这儿，你知道第二章第二十一条说的什么吗？”

萨马林开始翻找，但在他找到之前，卡佳已经开始背诵。她停下来大吸一口气之后道：“第六，很重要的一类人是女性。她们应该被分成三种：第一种，那些肤浅、没有头脑、枯燥乏味的女性，可以像第三和第四类男人一样由我们加以利用；第二种，热烈、有才华、全心全意，但跟我们不是一路的女人，因为她们

还没有达到对革命真正的、不带感情的、实际的理解，这些女人必须像第五类男人那样加以利用；最后，还有跟我们完全志同道合的女人，她们已经被彻底接纳，并全盘接受我们的计划，我们应该把这些女人当做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她们的协助对于我们是不可或缺的。”

几个月之后，萨马林才又见到卡佳。一天上午，他在火车站等她。大学的图书馆藏书很少，当局不时会派出几节车厢，满载着书架和书桌，从奔萨开来，让学生能读到特定种类的图书。萨马林家里拥有所有他需要看的书，但在五月最热的一天，当火车图书馆抵达时，他也来到了火车前。卡佳来了，穿着一条白色的裙子，没戴帽子，拎着一个硕大的、几乎空无一物的书包。她白皙的皮肤被晒黑了，她变瘦了，也显得更加焦急。她看上去一直没有睡好。天刮着燥热的风，车站外一排排杨树刷刷作响。萨马林喊了一声卡佳，但她没有转过头来。她走进了火车厢图书馆。

萨马林坐在站台上的一条长凳上，看着火车。镇上有东西着火了，房顶上冒着黑烟。风又大又热，肯定要下一场暴雨，但天空一片晴朗，只有被风吹散的烟雾。萨马林坐在长凳上，看着学生来来去去。长凳位于车站屋顶的遮蔽之下，风刮不到，但是屋顶的木板开始嘎嘎作响。学生们在尘土中穿梭，双目紧闭，女生们一手按住裙子，一手捂住帽子。萨马林闻得到着火的地方传来的烟味。树木沙沙作响，后来又像瀑布一样轰鸣。当外面已经没有学生等在风中时，萨马林开始数出来的人数。他闻到了烟味。乌云压了过来。云层很厚，在他观察的时候，云层开始翻腾。站台上已经别无他人。空气中散发出尘土、烟雾和清新的气味。天色变得很暗，天空就像低矮的屋顶。最后一位学生跑出车厢。萨马林站起身，喊了他一声。那位同学的衣领被吹了起来，他围着车厢跑，穿过铁轨，冲向一片田地。他又折了回来，一边跑一边

看着萨马林。那是来自未来的信息。他看到了某种他再也不想看到的东西，他想做的只是再看一次萨马林的脸，以便以后能够说：“那天我看到了萨马林。”

还没有出来的只剩下卡佳了。萨马林走向车厢。阅览室里空荡荡的，书桌上很干净，只有卡佳一直在看的一本《蒸汽原理》和她的几个笔记本。她写了一首诗：

她的爱就像自杀者热爱他们落上去的地面。
它挡住了他们，拥抱他们并终结了他们的痛苦，
但是她一次次地摔下，跳起，
砸到地面，垂死又再次落下来。

萨马林合上书，朝图书馆办公室门口走去，把耳朵贴到木门上。车厢在风中大声地嘎吱作响，他听不清里面的动静。他无法确定他听到的是门后的低语声，还是风和树的沙沙声。一阵狂风卷起一些沙子和稻草，把它们甩到了车厢的底座上，就像一阵鼠潮没过车轮。萨马林转身离开，听到一个女人的喊叫声。声音来自外面。他跑出车厢，冲进尘土，在站台上下搜寻。一个人也没有。他听到镇上消防车的警报声。那个女人又喊了一声，声源离他很远，而叫声似乎也不是出于恐惧、高兴或愤怒，只是为了制造出一点动静，像是一头狼或一只乌鸦。一块冰雹打在了萨马林的肩头，又有一块打到了他的头，还有一块打上了他的面颊，打得流出了血。他用手臂遮住头，在站台屋顶下奔跑。风声淹没在类似炮弹的声音中，就像有炮弹从一个掩体里被源源不断地倾泻到镇上，空气变得白热化。冰雹持续了两分钟，当它停止后，残缺的树叶就像破布一样垂着。地上积满了齐脚踝深的冰块。萨马林看到车厢的门开着，卡佳背着一个书包从车厢上爬了下来。书包中的重物使得书包往下坠。她抬头看到了他。萨马林喊了她的名字，

她开始沿着铁路往远处跑。他追了上去。她踩到一块冰雹后滑倒了，他追上了她。她躺在冰面上，一半平躺，一半侧躺。萨马林跪下来，她抬头看着他，就像他在早上走到她身边叫醒睡了几天几夜的她。她摸了一下他脸颊上的伤口，慢慢收回她带着血痕的指尖。她开始冻得发抖。她问萨马林：“去哪儿？”去哪儿。萨马林抓住她的手，把她从被压软的冰雹上拉起来。她身上在往下滴水，打着寒战。她从他身边走开几步，拿起书包，查看了一下里面，抱紧书包，笑了出来。萨马林让她把书包给他。她仍笑着沿着铁路跑开了。萨马林跟在后头跑，搂住她的腰抓住了她，她往前倒了下去。她很强壮，努力用身子盖住书包。萨马林跟她扭打起来，努力把她的身子翻过来，他的小腿被冰弄湿了，膝盖顶着她的大腿，双手探向她压在肚子下面的书包。他闻到了她的头发和湿了的棉质衣服的味道，她柔软又强劲的腰肢在他的手中扭得像一条鱼。他的右手戳向她双腿中间，左手伸向她的胸部，她没有叫喊，松开了书包，团起身子，用手去拉开他的手，柔软、冰冷的手掌碰到了他的指关节。他抓到了书包，滚到一边，站起身来。“还给我。”她说，一动不动地躺着，看着他。

萨马林打开书包，里头有一个炸弹。他把它拿出来，把书包丢给她。卡佳开始发抖。

“我比你更合适。”萨马林说。

“罗曼蒂克。”卡佳用平稳的语调说，“你还没开始就失败了。”

“我的胳膊比你有力。”

“你会把它丢到河里去。你永远不会使用它。”

“怎么会？”萨马林说，微笑着，看着从他的手上往下坠的沉重的包裹，“比计划的还要好。”

卡佳站起来，融化的冰在她前身被压皱的衣服上留下了黑色的斑纹，发梢上挂着冰雹碎屑。她低下头，整理全身，然后停下来看着萨马林。她的脸上发生了一种变化，变得温暖、渴望和有

兴致。她走到萨马林跟前，将身体靠向他的身体，用双臂搂住他，吻他的嘴唇。

“你真的这么喜欢我吗？”她问。

“是的。”他一边说一边吻住她的唇。卡佳趁他注意力不集中，从他的双手中抢过炸弹，用脚趾勾住他的脚踝，一下把他绊倒在地，在他能够抓住她之前跑掉了。

两个星期后，她被逮捕，并被指控密谋实施恐怖行动。

二 理发师和采浆果的人

九年后，十月中旬的一天，在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之间，一位高大、瘦弱、穿着两件上衣和两条裤子的男人从北面朝铁路走过来。他沿着河边，走过急流边岩石上的一片野蒜、花楸和桦木，走了几英里，抵达了一座桥。他的耳朵从长及领子、盘成圈的辫子中露了出来，舌头穿过乱糟糟的胡子润湿着嘴唇。他看着正前方，稳步走着，没有跌跌撞撞，不像一个对道路非常熟悉的人，更像一个已经朝着白日走了数月，只要不被杀死或阻拦就会一直走下去的人。他弯着腰，用右手摸了一下绑紧靴子的一条带子，将左前臂紧紧地压在胸前。

在距铁路还有一百多码的时候，他听到了火车头的汽笛声。没有刮风，树木被汽笛声震得颤抖，倒向地面。他的确定性和方向都出了岔子，他张着嘴，舔着嘴唇朝四周看。他眯着眼睛看向明亮又灰暗的天空，开始大口呼吸。汽笛声又响了起来，这位男人微笑着，发出了一种声音，可能是没说完整的某个词，或是他忘了怎样笑但仍努力地尝试着。

当汽笛声第三次响起，距离更近时，他沿着河湾往前跑去，他看到了桥。他板着脸朝水边跑去。他蹲下来，用右手掬起水泼到脸上，也喝了一些。他飞速地看了一眼桥和身后的树林，左手才松懈下来，从怀里掏出一个包裹——是用一块破亚麻布包的。他拿起一块稍重的石块，塞到布里，将布的两端扎紧系上。然后缩回胳膊，把包裹扔出去，包裹消失在河水中。他把手放进水里，洗干净，抬起来抖了抖，把上衣的袖子卷到腕部以上，又洗了一